



韩殇◎著

一幢古老诡异的西式洋房，一段玄乎其玄的诅咒传说，一场骇人听闻的离奇凶案，一首摄人心魄的恐怖歌谣，一袭染血的华美旗袍，一段被尘封的陈年往事。她的一生都在爱与恨间纠缠，她说，在这世界上我唯一不会伤害的只有你……

# 血旗袍



天津人民出版社



韩殇◎著

# 血旗袍

天津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血旗袍 / 韩殇著. —天津: 天津人民出版社,  
2012. 1

ISBN 978-7-201-07251-7

I. ①血… II. ①韩…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240786 号

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

出版人: 刘晓津

(天津市西康路 35 号 邮政编码: 300051)

邮购部电话: (022)23332469

网址: <http://www.tjrmcbs.com.cn>

电子信箱: [tjrmcbs@126.com](mailto:tjrmcbs@126.com)

天津泰宇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12 年 1 月第 1 版 2012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880×1230 毫米 32 开本 7.5 印张 1 插页

字数: 150 千字

定价: 25.00 元



C O N T E N T S

目 录

- 引 子 - 001
- 第一章 / 腐烂的女尸 - 012
- 第二章 / 自杀、谋杀还是诅咒 - 025
- 第三章 / 穿旗袍的女人 - 035
- 第四章 / 疑神疑鬼 - 040
- 第五章 / 鬼盗尸 - 048
- 第六章 / 恐怖的歌谣 - 059
- 第七章 / 滴血的头颅 - 068
- 第八章 / 人皮面具 - 077
- 第九章 / 诡异的咒术 - 085
- 第十章 / 猫血 - 093
- 第十一章 / 应验的诅咒 - 102

第十二章 / 恐怖死相	- 111
第十三章 / 红棺水葬	- 122
第十四章 / 向前走,绕坟头	- 131
第十五章 / 粉红色高跟鞋	- 139
第十六章 / 深巷古怪老人	- 146
第十七章 / 502 房的鬼影	- 157
第十八章 / 与尸同眠	- 165
第十九章 / 提着头颅来见你	- 176
第二十章 / 胎死腹中	- 181
第二十一章 / 旗袍咒怨	- 188
第二十二章 / 藏尸阁楼	- 198
第二十三章 / 失踪	- 210
尾声	- 223
后记	- 231

## 引子

暗红色的天空弥漫着诡异的气息，整个城市笼罩在黄色的沙尘之中，十年难得一见的沙尘暴竟然侵袭了这座高贵而典雅的城市，街上的人们无不戴着口罩，行色匆匆。没有人愿意在这浑浊不堪的街上多停留一分钟，冯瑶也是。

停靠在路边的车辆上覆盖着厚厚的一层沙尘，她伸手打开自己的轿车，忙不迭关上车门，生怕那些飞扬的、肮脏的尘埃肆无忌惮地钻进来。风素来是无孔不入的，她可不愿自己的爱车变成另外一个疮痍的沙场。

车上的男人在等她。眉目清秀，嘴上叼着烟，眯起的眼睛就像一条线。

“把烟灭了。”她瞪着男人，神色严肃。“我说了别在车上抽烟，最讨厌那股难闻的烟味了。”

男人蜻蜓点水般地一笑：“是是是，我的大小姐。”

“林峰，我还是有些担心见到你妈，万一她不喜欢我……”

男人凑过脸去，用胡碴子在她脸上蹭了一下，双手轻柔地抚着她柔顺的发丝：“你就放心吧，我妈不是那么难相处的人，她和一般家长不一样，你

见了就知道，她是个通情达理的人。你就一百个放心吧。坐好了，出发了。”

车子逐渐驶出混沌的城市，沿途是排列整齐的法国梧桐，视线所及也就如此，更远的地方完全是沙尘的海洋。

她的心里忐忑不安，总觉着这一趟会有什么事情要发生，女人的第六感向来很准。不过就是去见婆婆，又会发生什么事呢？

城郊的空气比城里的要清新许多，这让原本纠结郁闷的她稍稍宽了心，心情自然也愉悦了。至少不会像刚才那般焦躁不安。

长青路15号，这是一座古老的洋房。有人说它建于明清时期，也有说更早，谁知道呢，总之它是林峰的先辈花重金买下颐养天年的宅院。人一辈子发奋打拼，最终就是想要找个栖身之地，和自己的家人了此一生。他的祖辈们做到了，而且惠及子孙，林峰就是靠着先祖们留下的大笔遗产才有了如今的成就。林峰的父亲去世之后，老宅子里就只剩下林母一人。

铁门缓缓打开，林母知道儿子要带媳妇回来，早早就叫保姆在外候着，而自己则亲自下厨做了一桌丰盛的菜肴。说起来，林峰也有好几年没有吃过母亲烧的菜了，着实怀念。

冯瑶自进入宅子就有一股说不出的压抑感，那些年近古稀的陈设，虽然说价值连城，但在她的眼中却异常的诡异。仿佛和这西式的建筑格格不入。这就好比一个外国人穿着中国人的旗袍，怎么看怎么不舒服。旗袍？她的脑海里怎么突然会闪现这个词？

大厅正上方的那幅古代名画引起了她的注意，遒劲的笔墨渲染出来的山水栩栩如生。一轮皓月悬于半空，亭台楼阁间满是银白的光晕。倚窗而望的是……那一点朱砂，不，是一个身着红色旗袍的女子。是女子。她慢慢向前走了几步，目光聚焦在画中的女子身上。画中人似是也在凝视着她，直直地，冷冷地盯着她，哀怨得像是有一肚子愁苦要倾诉。

“冯瑶，妈在跟你说话呢！”林峰推了推入了神的冯瑶，力度有点大。

冯瑶恍然道：“哦……不好意思，我刚刚走神了。”她侧过脸看着林峰，

林峰会意地重复了一遍母亲的问题：“妈让我们在这儿住两天，反正城里的沙尘暴那么严重。”

冯瑶抿着嘴，将林峰拉到一边，小声说道：“林岚和林珂还在老师那儿呢……”

“有老师看着，你还怕什么。妈留我们住，难道要拒绝？好了好了，就这么定了，在这儿住两天。”林峰拍着冯瑶的肩，转头笑呵呵地冲母亲说道：“妈，我们就在这儿住两天。”林母皱着的眉头突然舒展了开来。

冯瑶的不安又一次在心头作祟，从进屋到现在总感觉到有一双眼睛在盯着自己，或者是正前方，或者是侧面，或者是身后的某个位置，又或者是头顶上。也许是画中的那个女子吧……

宅子里的每一个人都古里古怪的，除了自己的丈夫林峰还算正常，其余每个人都不像生活在这个年代的人，阴阳怪气的。尤其是林母，穿着几十年前的服饰，当然，她不能当着林峰的面说这些事，更不能表露自己内心的想法，否则只会被扫地出门。她爱林峰，她可不想因此而断送自己美好的婚姻和幸福。

夜静得可怕，连睡在身边的林峰的呼吸声都被放大得清晰可见，那种均匀的节奏就像刚出生的婴儿。

冯瑶睁着眼睛，环顾着房间里的每个角落，始终无法闭上眼睛，她能够体察到那双隐形的眼睛正在诡谲地看着她，至于是从哪一个方位，她无法预测。

阴沉漆黑的房间幸好还有一丝淡淡的月光，洒落在木质的地板上。

她的心跳因着门外骤然响起的细微脚步声乱了节奏，仿佛剧烈得就要跳出咽喉，生生地跳到她的眼前。“咯噔”，“咯噔”，是高跟鞋踩在地板上的声响，清脆而利落，急促而短暂。“咯噔”，“咯噔”，越来越近。声音在门口戛然而止，是定在门外窥视屋子里的情况吗？

冯瑶的身体因为紧张而开始抖动，尽量压低呼吸的声音，甚至憋着一



口气,不敢吐出去,生怕暴露自己所躺着的位置。

为什么没有声音了?没有了声音反而更让她感到恐怖和害怕……因为她知道,只有一种人走路不会发出声音,因为她们没有脚。鬼,她克制着自己不去联想到这个字。只是显然她的大脑已经不再接受她的控制,完全处于凌乱状态,思绪繁乱。

她用力地推了推身旁睡得跟死猪一样的林峰,企图推醒他,林峰虽然身体示意性地动了动,可转头又呼呼睡去。

不要触动门把,她极度害怕门外的人会扭转门上的把手。是人,一定是人!她在心里自我暗示道。这个世界上不可能存在鬼,不可能有鬼。否则我们人类根本不可能存活到现在。没有鬼,没有鬼。

她掀开被子,赤着双脚一步步地走近门边,每一步都踩得小心翼翼。两步、一步……她拍着自己的胸脯,闭上眼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壮起胆子,双腿弯曲,不断向下俯身。她细长的头发缓缓及地,她要透过门下的细缝看到外面。

门外漆黑一片,似乎什么也没有。难道是自己疑神疑鬼?刚才根本就没有什么脚步声。或者……如果外面那个穿着高跟鞋的女人也像自己一样贴在地板上透过缝隙往里看,那么自己正对着的那片漆黑不就是对方直视的眼睛。

她被自己的想法惊到,全身上下的鸡皮疙瘩瞬间爬满皮肤,房间里流动的空气吹在她的身上,那种刺骨森冷的触感被放大了数倍,让她战栗着起身又不是,俯着又不是。

她的神经在一瞬间几近绷断,大脑里唯一的指令便是僵持着不要动,事实上她根本不能动,仿佛有一双冰冷的手正死死地抓着她白皙纤长的双脚,有一双挂着血丝的眼睛正一动不动地盯住自己。

也不知是多久之后,林峰蓦地坐起来,疑惑地看着她:“冯瑶,你在干嘛?”见她没有丝毫反应,于是走到她身后,将手搭在她的肩上,冯瑶忽然尖叫了一声:“啊!”声音尖锐刺耳,穿透云霄。

林峰倒是被她这突如其来的尖叫吓了一跳，“怎么了？你，半夜三更的，好端端地站在这里做什么？”

“门外……有人！”冯瑶是颤抖着说出这几个字的，显然有些吃力。

“有人?!”林峰质疑地看着冯瑶，随即开了门，外面一片宁静。“什么也没有。”

走廊的灯骤然亮了起来，冯瑶的尖叫吵醒了已经睡着的林母。她披着一件白色的外衣，从自己的房间出来，关切地问道：“发生了什么事？”

“呵呵，妈，没事，冯瑶做噩梦了。吵到您了吧？”林峰急着替她解释道。

“哦，可能是第一次来，住得不习惯。明天我给你炖点参汤压压惊。”林母打着哈欠，看着失魂落魄的冯瑶，“没事就早点休息吧。”

林峰关上门，将冯瑶拉到床上，冯瑶惊魂未定，委屈地低垂着头，知道自己这一叫估计毁了在林母眼中的良好形象。她素来比较敏感，只是她不明白为什么自己明明听到了脚步声，怎么就没了呢？

“林峰，我真的听到有女人的脚步声，而且是穿着高跟鞋。”冯瑶执意坚持自己的听觉没有问题。

“这不可能，这个家里根本不可能有人穿高跟鞋。一定是你听错了。我看是你想太多了。好了，睡觉吧。有什么事明天再说。”林峰没有等冯瑶开口便熄了灯。冯瑶哽咽着把要说的话放回肚子里，夜又一次恢复了静寂。

幽冷的月光映在白色的窗纱上，白得迷离，白得剔透。冯瑶试着说服自己，只是幻觉，只是幻听。她试着用所有的唯物主义理论来说服自己，但最终还是难以战胜内心的恐惧。没有可能的，如果是一个正常人怎么会凭空消失呢？她分明在门外停住了脚步。还是……她已经进入了房间，就躲在某个冯瑶所不知道的角落。不，她根本不用躲，因为她根本不是人。她在哪儿？床上吗？自己的床头？还是床底？

有液体正在滴落，滴在她的脸上，一滴、两滴……它们想要吞噬她的头颅，她的身体，她的一切一切。

她猛然坐起来，有一道白色的光亮闪过，划过她的眼睛。镜子，是正对

面的镜子反射的月光。她将视线落在镜子中，双脚什么时候已经迈了出去，镜子里的那个女人是自己吗？那张扭曲的脸在月光下显得异常诡谲。她的眉目似曾相识，还有唇上那浓郁的胭脂，红得犹如绽开的牡丹，倒像是拿嫣红的血液涂染的。

怎么她的衣服……是一身大红色的锦缎旗袍，而且有液体正在一滴滴从她的嘴角滴落在那身华美的旗袍上。一点点晕开，就像泼墨的水彩在宣纸上逐渐渲染开来。

那不是自己！那不是。她不能动弹半分，一双手正滑过她的发丝，环住她的脖颈，细长尖利的暗红色指甲正一分一寸地刺入她的脖子上的皮肉。那种撕裂肺腑却又无可奈何的疼痛让她几乎窒息而死，那个女人，好熟悉，是画中人！画中的女人！

“咯噔”，“咯噔”，又是一阵稀疏错落脚步声，从门外的某个地方传来，缭绕在空空荡荡的走廊，飘进冯瑶所在的房间。

冯瑶咳嗽了两声，大脑恢复了清醒，自己的双手正死死地掐着自己的脖颈。你到底是谁？她白痴地问出这个问题，在她的潜意识里已经将自己刚才不可理解、莫名其妙的行为归在了鬼神身上。一个正常人怎么会无缘无故掐着自己的脖子呢？那种力度简直是想要致自己于死地。

是那个女人，穿着旗袍的女人，大厅画上的那个穿着旗袍的女人。她的眼里满是怨恨。眼睛。只有眼睛。她的脸呢？是另外一张脸附着在自己的脸上吗？

她就在房间里，冲着冯瑶满足地、诡谲地、放肆地笑。

冯瑶擦掉脸上渗出的汗液，她不敢确定那究竟是不是汗液，但必须要擦掉。门外的脚步声依旧在响，镜子里一切如常，再没有什么怪异的景象。她走了吗？

她走到门边，深深地吸了一口气，扭动门把，过道的寒风吹起她垂落的长发，吹干了她额头上溢出的汗液。一个白色的身影恍恍惚惚地下了楼，她没

有看错，白色的身影。长发披肩，身形有些扭曲。

白色的薄纱简单地系在脖颈上，轻飘飘地落在双肩。下面是刺眼的红色，当冯瑶再次看到这种让她不寒而栗的颜色，她失去重力般地瘫软在地上，视线开始模糊。

她听到那个女人回过了头，披散的蓬乱头发遮住了她的整个面部，就像一团黑色的绒球嵌在一件华美绚丽的红色旗袍上。那个头，是挂着的。

一双红色的高跟鞋停在冯瑶的面前，伴随着“咯噔”的声响。“你是在找我吗？”

声音被拉得长长的，仿若是从另外一个世界传来的，迷离而玄幻。她“咯咯”地笑着：“我的旗袍好看吗？”

她听到的唯一一句话便是那女人口中呢喃的：“白旗袍，红旗袍，滴血割肉染旗袍，扯下长发穿针线，一针一线绣锦袍……白牡丹，红牡丹，血溅白绫绽牡丹，紧裹尸身缝皮肉，夜夜听得哭声寒……”

她看不清那个女人的容貌，即便努力地睁着眼睛，迷蒙中只剩一点红，犹似那画中的一点朱砂。

冯瑶醒来的时候，感觉周围的气氛有点不太对劲，林峰和他的母亲还有几个保姆都立在冯瑶的床边。她无辜地挠着头，疼痛的剧烈，好像被什么东西撞击过似的。

她终于明白为什么大家这样怪异地看着自己，是因为这红色的旗袍。她一下子蒙了，自己本来应该穿着白色的睡衣的，可是怎么一觉醒来就换上了红色的旗袍？！她本能地想到了昨晚楼道口发生的一幕。

没等她开口，林母大声喝道：“是谁让你进阁楼的？！”声音震耳欲聋，林母面色铁青冷酷，失去了先前的慈善和蔼，冯瑶被这吼声震得不敢说半句话。

冯瑶企图向林峰求救，林峰虽然会意，可也插不上话，看着爱妻陷入窘境，心里比她还着急。“妈，也许只是个误会。”

“让她自己说！”林母吃了秤砣铁了心，直直地瞪着冯瑶，面对的似乎

不再是自己的儿媳妇，而是一个犯了罪的犯人。

冯瑶支支吾吾地回道：“我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穿着这身旗袍……昨晚，明明，对了，是那个女人，穿着高跟鞋，楼道里，我看到她……”

她的语无伦次让林母更加生气，竟然朝着冯瑶的右脸狠狠地扇了一巴掌，掌印迅速扩散开来，她怎么也没有料到林母会有这种反应，在场的每一个人没有预料到。

“马上去把它脱下来！”

冯瑶强忍着眼泪，走进洗手间将身上的大红旗袍脱了下来。她看着镜子里的自己，仿佛又看到了那个女人在对着自己纵情而诡异地笑。笑着笑着眼角和嘴角都溢出艳红的血，一滴滴染红身上的白色旗袍。是白色旗袍，还是红色旗袍？她的耳边又回荡着那句恐怖的歌谣：“白旗袍，红旗袍，滴血割肉染旗袍……”

冯瑶顾不得多想，立刻开了门将旗袍塞到林峰的母亲手中，那是一件不祥之物，她从来都没有想过要去碰它，更没有踏进阁楼半步。

一定是那个女人给她穿上的，一定是。她究竟有什么目的？冯瑶百思不得其解，来这儿之前就有的忐忑不安一瞬间又冒了出来。

林母抛下一句：“不准再随便进入阁楼，更别碰这旗袍！”

待所有人都出了房间，林峰才上前轻柔地抚着她的面颊，关切道：“疼吗？”

“废话，要不你让我打一巴掌试试。”冯瑶的委屈只能吞回到肚子，她目前更关心的倒是那件旗袍还有楼下大厅画中的女人。“为什么你妈那么在意那件旗袍？还要锁在阁楼里。是不是有什么秘密？”

“这是我们家的禁忌。不准穿高跟鞋，不准穿旗袍，不能随意进入阁楼，更不能碰锁在阁楼里的那件旗袍。其实我知道得也不多，但是以前听长辈们说这是曾祖母生前最爱的，她留下遗言说不能拿它陪葬。于是就一代代地传了下来。

“不过在祖父那一辈发生过一件怪事，祖父娶了两任太太，大太太生性

乖张，二太太却专横跋扈，然而祖父喜欢二太太胜过大太太，对她千依百顺的。突然有一天，二太太趁着祖父不在，竟然私自闯入阁楼取下那件旗袍穿在身上，你也看到了，那件旗袍的精致华美也无需我多说了，一穿上便不愿再脱下。说真的，刚才看到你穿上那件红色的旗袍也分外漂亮，然后可以想象得到当时二太太的兴奋和喜悦。”

林峰就像是在讲述一个和自己毫不相关的人的故事，而冯瑶则听得津津有味。“怪事发生在那天晚上 12 点，二太太穿着红色的高跟鞋和旗袍在走廊里来回地走，就像中了邪一般，嘴里还嘀咕着什么，然后放声大笑，笑声凄厉。接着，她缓慢地下了楼，进了厨房，所有的人都以为她只是饿了，进厨房找吃的，可谁都没有料到，她竟然拿着刀在割自己的脸，然后将割下的肉不停地擦身上的旗袍。”

冯瑶汗毛倒竖，差点呕吐出来。“后来呢？”

“大家都说是曾祖母的鬼魂附在了她身上，就因为她碰了曾祖母的遗物，所以她必须死。”林峰缓了口气，微笑着刮了一下冯瑶的鼻尖，“怎么样，我编的故事好吧？！”

“这是你编的？”冯瑶拿拳头锤了锤林峰的脑袋。“亏我还当真了。”

“如果是真的，那你也穿了旗袍，岂不是……”

“你是想咒我死啊！”冯瑶突然严肃地说道，“我要是死了，做鬼也会缠着你。”

林峰问起了她怎么会穿着旗袍一事，冯瑶确实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一方面她是真的不知道，另外即便她说她见到了一个穿着旗袍和高跟鞋的女人出现在走廊，林峰未必会相信。她只期望林峰能快点带她离开这个诡异的宅院，她一分钟也待不下去了。

她无法预料接下去还会有什么稀奇古怪的事情会发生，而自己见到的那个女人究竟又是谁？难道真的只是幻觉吗？这也太匪夷所思了。

冯瑶一整天待在房间，甚至连吃饭也是林峰端进来的，在林母看来她是在冲着她耍脾气，但也没有为难她，而是炖了一碗参汤让林峰端给她。

冯瑶也知道，林母是个好人，只是那一巴掌着实让她咽不下这口气，人家是长辈，总不能记恨一辈子吧。

那天晚上，外面下起了大雨，原本就不安的心，因着这烦躁的雨声更加忐忑。

她有种不祥的预感，死亡的气息正在一步步向她靠近。如果晚上再有脚步声，我就拿手机录下来，不，还要把那个女人拍下来！林峰睡在她身边，像个乖巧的婴儿。

她坐在床头等着奇怪的声响，但外面没有一丝动静，渐渐地竟打起了盹儿。

林峰是被一阵乍响的雷声惊醒的，她旁边的床位是空的。这么晚了，她又去哪儿了？生怕冯瑶又闯祸，他只得披了一件外衣穿上拖鞋去找她。门开着，楼道里没有一丝灯火。出去了也不开灯，她到底在搞什么鬼？

他按下开关，楼道瞬间亮如白昼。尽头处，一个身穿红色旗袍的女人背对着他。她的嘴里喃喃念道：“白旗袍，红旗袍，滴血割肉染旗袍……”

他慢慢向她靠近，他对着她上下打量了一番，这身段是冯瑶无疑。只是，她怎么会穿着高跟鞋和旗袍……而她穿成这样站在母亲的门外做什么？

林峰带着一系列无人解答的疑问逐渐向她走去，五步、三步、一步，他伸出的手悬在冯瑶的肩上，不敢拍下去，因为那对耳环根本不属于冯瑶。他不能确认站在眼前的到底是不是冯瑶，除非她回头。

心里刚这么一想，她口里的呢喃也骤然停止，慢慢地扭转头，披散的头发、坚挺的鼻尖、艳红的唇一点点映入林峰的眼帘。她冲着他痴痴地笑：“你来啦？”

她说这话好像等了林峰很久了似的，那声音如此飘渺，林峰甚至不敢相信她真的就是冯瑶。“你……在这儿做什么？”

“我在染旗袍啊，把白色的旗袍染成红色。染不完就要被拖出去当成

染料……你看，我的旗袍漂亮吗？”说着她转过身，将身上的旗袍展现给他。而她手中提着的东西让林峰不禁向后退了几步，生生地摔倒在地上。

她手里那滴着血的头颅，不是别人，正是林峰的母亲的头。脖颈上滴落的血液一声声叩击着木质的地板，每一个音调仿佛都被放大好几千倍。“滴咚”，“滴咚”，林峰的脑子一片空白，整个人僵在地上，像是被数以万计的铁钉钉在了地板上，不能抽离开来。

她继续若无其事地念着：“白旗袍，红旗袍，滴血割肉染旗袍，扯下长发穿针线，一针一线绣锦袍……白牡丹，红牡丹，血溅白绫绽牡丹，紧裹尸身缝皮肉，夜夜听得哭声寒……”

她把头颅送到林峰的手中，然后“咯咯”地轻笑。她的另外一只手拿出一把刀，一刀一刀地在自己的脸上划出痕迹，不，应该是在一片片割下自己的肉，她笑得更欢了，仿若没有一丝疼痛，她将割下的肉一遍遍地擦拭着身上的旗袍。

红色的旗袍在血液的浸染下更显得崭新艳丽。

一个保姆看到了这种场景，瞬即尖叫着：“鬼啊！二太太的鬼魂！！”

若不是那个保姆报了警，或许冯瑶的肉已经慢慢割尽，而血也流干。林峰自此大病一场，冯瑶被送去了精神病院。

老宅子也因此被荒废，林峰再没有回到过这里。至于冯瑶，他则当从来没有遇到过这么个人。虽然如此，她所需的高额治疗费还是林峰提供的。一转眼，那已经是二十年前的事了。



## 第一章 腐烂的女尸

长青路给人的印象一直是空寂寥落，二十年前的那场离奇杀人案使得这地段更富有诡异神秘的色彩。尤其是长青路 15 号那幢阴森古旧的老洋房，以及谣传的关于红色旗袍的灵异传说。随着旗袍的消失，时间的推移，人们也就渐渐淡忘了那些陈年往事。

房间里弥漫着淡淡的香水味，他闻惯了那种散发自一个女人身上的味道，让他一觉睡到天亮。

推开窗，外面是一片朦胧的烟雨，犹似寥寥几笔勾勒而成的水墨，逐渐在宣纸上渲染开来。

他的眼睛一亮，一种莫名的冲动侵袭了他的大脑，让他迅速着装梳洗，带上自己的相机冲出门去。

雨水打在透明的雨衣上，奏着轻快的旋律。

他不停地转换视角拍摄自己所住着的老宅子，然后不断地向周围移动，按下快门，将这微蒙空灵的雨景定格在瞬息之间。

他最讨厌雨天，然而现在却也不得不赞叹一番江南的烟雨。